

味金詩錄

周絃

三道人署



851.48
2642

昧盒詩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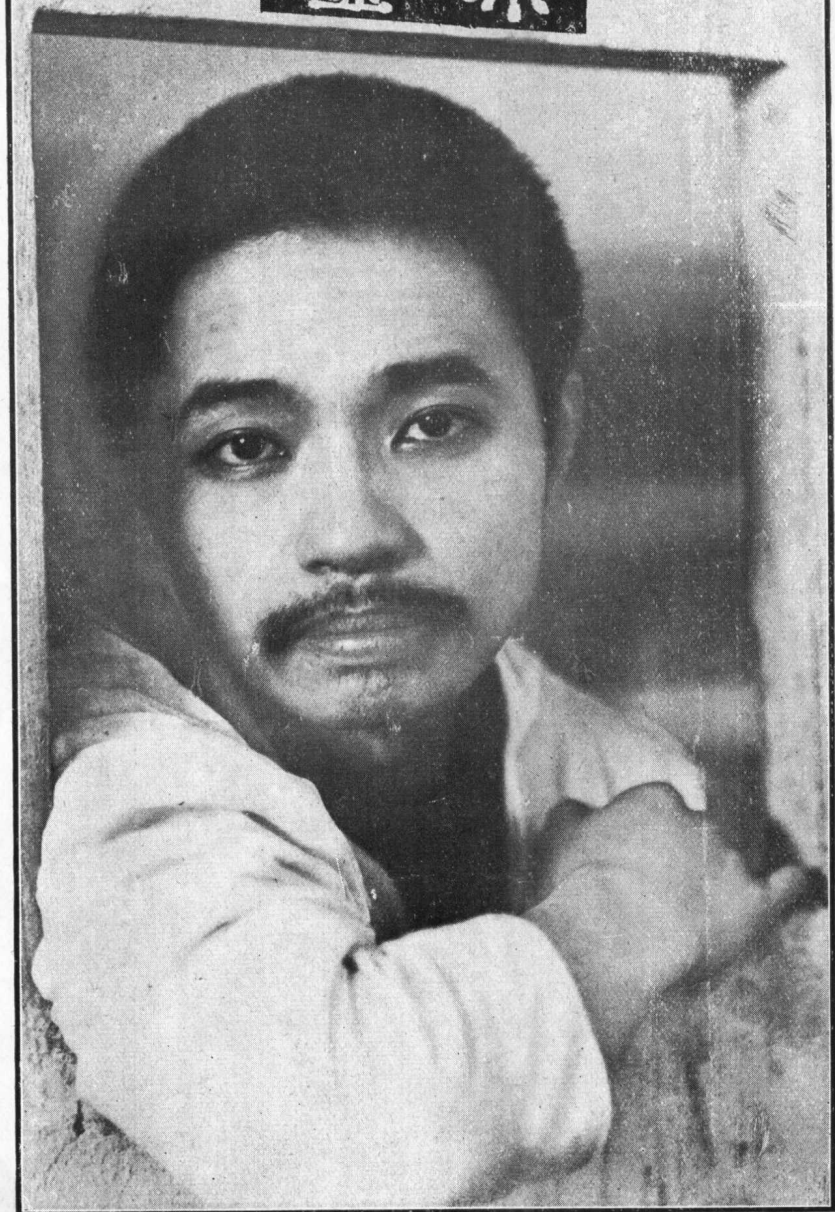
孫文題



W7633/01

太 虛 閉 關 二 年 影

味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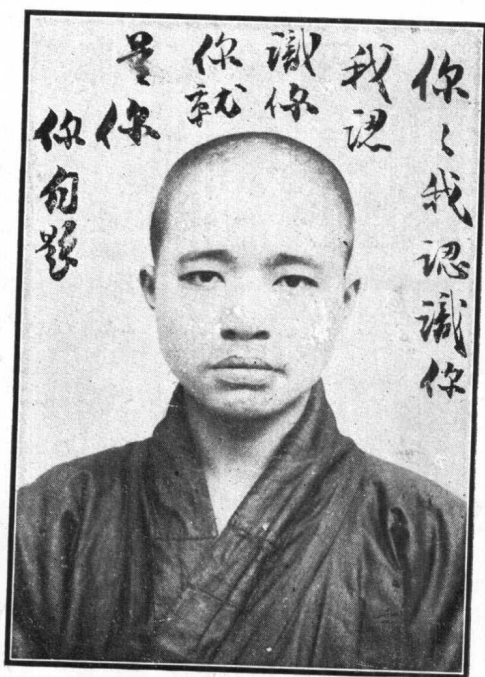


一扇板門蜂開閉六面
玻璃窗處藏皮棺材裏
歌薤露篇死時二十有

八歲

丙辰夏杪自題

十分相似幻耶真
 普印千江月一輪
 我不是渠渠卽我
 身離於影影同身
 幾時剃染成僧相
 何處丹青着色塵
 萬法了知皆意象
 不妨呼作假名人
 丙午冬初自題



太虛出家二年影

題太虛一影

道士亦顛

不識太虛眞面目。聞名知有
大雄才。今觀小影忽然笑。好
像初鑽牢洞來。

昧盦詩錄序

日過午線。暑氣如蒸。揮以竹筴。汗猶涔涔。方君稼孫。忽觸熱過我。神奕奕。饒談興。蓋新自普陀避暑回。於是稱述靈鷲之形勝。僧太虛之禪慧。津津爲予樂道之。涼風亦解人意。乍入北窗。襲人襟袖。剎那間。變惡濁爲莊嚴。恍然遊神海島。息影祇林。不復知此身之在人間世矣。太虛在普陀習靜。不知已入第幾禪。稼孫契其人。屢與隔戶相問答。因索觀其所作昧盦詩錄。歸後卽代付印刷。以結佛氏因緣。並問序於予。且謂亦太虛意也。予於太虛。耳其名。面其人。聆其語言。觀其文字。實未與一通款曲。意其詩才殆天賦也。嘗記其小詩有云。貯苦停辛成帝業。祇留戲齣後人看。是不特當塗之計劃。典午之經營。不直一映。卽漢祖唐宗之赫奕。可視爲一重業障。是固能空諸所有矣。乃一誦其何似陰陽未分處。天無明月樹無花之句。則又似菩薩有情。未能擺脫一切何也。要之第以詩

昧盒詩錄序

二

論固已超軼塵壒。雖所謂昧盒詩錄者。未經快靚。而以所見推之。視吾輩之嘲風弄月。流連光景者。當有仙凡之別。宜稼孫之喜爲問世也。雖然。吾聞佛氏之學。明心見性。不以文字語言爲重。太虛在定中。必更有所得。是錄不過纏幻泡影。如露如電。奚足把玩。稼孫乃曰。佛門高弟。阿難多聞。西來經文。半參偈語。方今佛學衰頹。憂及國際。太虛將來擬出。其所得。大闡宗風。以挽潮流。詩錄殆亦宣揚之一體也。予聆此復爲戰然。稼孫出小憩藤床。回憶所談。尙留胸次。遂傾吐之以當詩序。太虛見之。未知以爲何如也。

中華民國五年舊祀地藏日 奉化江五民序於鎮海方氏培玉學校

右序與題詩以得到先後爲次序

方稼孫識

昧盒詩錄序

故紙鑽蠅。竟日短簷。鸛凹失潤。兔穎脫尖。老友太虛。乃遠道寄示其詩錄。而乞

余小言之。詹之既卒業。軼池作而歎曰。詩雖小道。力量彌宏。或以高古。或以渾雄。幽秀生峭。異曲同工。末流論旨。乃拘格律。斧鑿留痕。咿唔佔畢。刻劃逾工。精神逾失。矯斯弊者。神韻是先。香山衣鉢。純任自然。腔油調滑。卒乃連篇。門戶見深。轍轅遽謬。兩宋三唐。聚訟紛湊。詩道晦茫。是用心疚。予生也晚。嗜好人殊。但求真僞。不尙步趨。思惟韻學。渺其難乎。老友太虛。言詩同志。夜雨連床。春風把臂。分韻鬥。又十年遊記。我來海角。君去山居。嬾姍心緒。此樂遂疏。蛾繭不足。蛛絲無餘。獨我太虛。未忘積習。大雅輪扶。長城屹立。好風南來。裒然成集。迴環諷誦。眼界爲新。聰明天縱。澹遠取神。昧盦不昧。得詩之真。

民國五年八月鎮海軼池倪承燦序於海上軼廬

右序與題詩以得到先後爲次序

方稼孫識

序文

方君稼孫。亦濁世一翩翩佳公子也。生平不喜聲色狗馬。而吟風弄月。亦頗關心。故一時文人學士。咸樂與之遊。有穆郎者。亦風雅士也。能詩。與方君友善。穆郎以方君之好詩也。恆以其友太虛之詩見惠。方君讀太虛之詩。急欲見太虛其人。無如太虛如孤雲野鶴。無所定處。覓之數年而不可得。方君每引以爲恨。今年六月。方君方避暑普陀。少住磐陀菴。一日造錫麟堂。偶經禪關。見一僧參禪。貌頗不俗。且案上堆積詩稿甚夥。方君知爲風雅士也。因與寒暄。始知穆郎所謂太虛者。卽其人也。嗟乎。數年求之而不得。而得之於無心之間。豈偶然哉。於是促膝談心。相見恨晚。方君遂得徧閱太虛之詩。方君持歸後。擬付梓。此亦方君逢人說項之至意焉。余故略叙其梗概。是爲序。

丙辰八月

古堇戴章撰

右序與題詩以得到先後爲次序

方稼孫識

昧盒詩稿序

長日無事。讀昧盒詩稿。覺樸茂淵懿。盡掃纂組彫鏤之習。以視蠅聲蛙唱。效蚍蜉之撼大樹者。真芻狗不靈也。嗚呼。尙矣。夫詩者性情之和也。蘊之于性。詩爲無聲。發之于情。詩爲有聲。悶于無聲。詩之精。得詩之精。卽知其人之志。宣于有聲。詩之迹。得詩之迹。卽知其人之行。蓋詩之爲義。情感于八埏。化動于六合。苟非會吾心于一貫。必不能收天地于一掬也。自世之衰。六義盡棄。大雅不作。識者悲之。獨太虛以涉大道之餘。毅然爲詩。性之所藏。既奧而頤。情之所寄。更暢而和。雖其瑰奇之姿。殆不欲以風流自見。然質而不野。宛而不直。如春草怒生于雨後。如秋月孤明於空山。古趣盎然。橫溢紙外。是則其爲人也。謂非爲古之詩人得乎。猶憶三年前。與太虛把臂越中。縱酒高吟。每醉。予輒仰天而歌曰。我醉自眠。君自顛。路人往往指作仙。此輩何曾識此樂。識與不識俱可伶。言已。相

視而笑。今太虛已詩盈寸矣。而予則仍并進步而無之。握筆之下。頭岑岑然矣。或曰。太虛之詩。於古孰爲近。則應之曰。是天賦清才。而又參以韓之排奭。蘇之縱宕者也。

中華民國五年七月古會稽陳誦洛謹序。

右序與題詩以得到先後爲次序

方稼孫識

昧盒詩草序

詩自三百篇。嗣兩晉以迄唐宋元明。其中雖有升降絕續之交。然必以此運與好尚二者以爲衡。卽如前清乾嘉間。詩教大行。家誦三唐。人工四始。凡士有不能詩者。輒爲通才所鄙。至同光則凡讀書力學之士。皆殫心制舉業。以詩賦文詞雄者。百不過一二。餘皆埋頭八股。爲干祿計。詩歌於此。殆一髮千鈞之時歟。至近今專尚新學。而四聲八韻。視爲已陳之芻狗。至吾釋氏。雖隨世有拔萃之

秀而詩文妙傳者。何哉。大都以詩歌爲綺語。且以法尙應舍。故縱有佳句。悉湮沒於深山窮谷間。而莫之顯。同戒太虛。少年出家。湛精佛學。旁及儒氏書。其爲文也。捉筆數千言。縱橫雄悍。如天馬行空。莫能控御。子長眉山。不是過也。詩亦似之。然太虛不好詩。謂受其縛束。不得暢所欲言。有時或興之所至。或有懷莫白之時。每托之於吟咏。自抒精靈。自鳴天籟。非若墨客騷人。只賞心適興。怡魂悅魄已也。集之得三百餘首。曰昧盦詩艸。圓不文。詩學尤爲門外漢。雖略解推敲。大半付焚如資覆瓿耳。太虛不僅以詩傳。而尤不欲傳此詩。然圓見而慙。付手民者屢矣。今聞爲方子稼孫取去。將刊之以公同好。可謂先得我心也。是爲序。

民國五年丙辰秋同戒普陀憨頭陀志圓

右序與題詩以得到先後爲次序

方稼孫識

味盒詩草序

詩歌至近今。岌岌焉殆一髮千鈞之時乎。觀輓近學界之新少年。詡詡然以碩學自鳴。而人亦莫不以碩學奉之。若語以詩學。爽然失。廢然返矣。方謂當此國步多艱。宜求實學。奚暇務此學問外之餘事哉。於以知四聲八韻。至今日實爲已陳之芻狗耳。或間有三騷人韻士。放浪於形骸之外。徜徉於山水之間者。不過賞心適興。抒襟寫懷。無補國計民生也。殊不知三百篇中。半國俗民風。盛衰興亡之所系。孔氏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興於詩。是詩非徒賞心適興。抒襟寫懷已也。方外友太虛童子出家。人肅穆。無少年傲岸氣。於佛學外。好讀大千世界之不同文書。經史典籍。諸子百家。靡不瀏覽。故發爲文章。縱橫浩瀚。司馬子長復作。不知誰爲伯仲也。其爲詩也。雄豪駘宕。自抒精靈。不屑依傍門戶。太虛具有夙慧哉。然聞詩歌爲佛律所戒。况法尙應舍。文字云乎哉。然世尊相好。

妙音應機示見。亦嘗供人贊仰。生人信向也。今夏余避暑普陀。日詣太虛處談文。太虛出平時所吟咏者三百餘首。銜曰昧盦詩草。而丐序於余。夫余於方外交夥矣。方外而具文學者亦不乏矣。如太虛者。敏而好學。人皆以碩學奉之。而已抑抑然不以碩學自鳴。洵不數數覩。百尺竿頭。透進一步。其學術未可涯量也。余故樂爲之序。

民國五年歲次丙辰孟秋中浣蛟川恨生鄭卓

右序與題詩以得到先後爲次序

方稼孫識

昧盦詩錄序

予俗人也。每於鈍悶苦寂學雅人登山臨水。聊拓胸襟。凡值一邱一壑。固不敢輕輕放過。卽荒山破寺。亦必徘徊瞻顧。而後返。蓋以山林爲荒涼岑寂之地。其中必有清虛高曠達道之真人也。美哉普陀山水之清麗冠蘇而甲浙。中有安

昧盒詩錄序

十

禪著書藉吟哦以救世如寒山拾得其人者昧盒是也昧盒精於佛而其詩故說理精確而閑遣律雖不工而其辭自雅此所謂能得清空自然之韻而不同粉飾諂人者也予本不識昧盒因讀其詩而想其爲人乃歎天下名山多爲不知風雅工於周旋之僧所占如昧盒者庶對名山之靈無媿矣

丙辰秋七月丹清梁鴻草

右序與題詩以得到先後爲次序

方稼孫識

題昧盒詩錄

八不頭陀道階

也勝斷舌才。那曾欠詩債。佛亦不喜聞。直弄虛空壞。者個死苗條。豈存碧悠界。價縱重娑婆。我亦無心賣。獅子開口來。一棒當打殺。文采莖草頭。溪聲吐奇快。如是復如是。面南看斗掛。寒山清歌徹。萬峯齊膜拜。近代有若人。靈慧真天邁。藻思表裏瑩。陸離且光怪。眼底無作家。意曠語峻隘。何爲恨文字。留與來者戒。

右序與題詩以得到先後爲次序

方稼孫識

題昧龔詩錄

昱山嬾石

法界奏大音。羣響爲之應。廓若浩蕩風。元力彌動靜。南溟蟠翼龍。紅塵那伽定。觀破祖師機。吞却佛三乘。駕以奇邁才。微詠寄清興。文章建法幢。引入曹谿徑。名山遇方子。獨傾慧耳聽。假手繡梓人。惠澤天下贈。

右序與題詩以得到先後爲次序

方稼孫識

題昧龔詩錄

湛菴聊叟豁宣

韶齡脫白氣神清。大志男兒疇敢爭。穎悟天姿出世表。靈通禪藻濟時英。奇逢最愛才無匹。豪吐非關語不平。一卷新詩惠相示。使人折節更心傾。咳唾如珠走玉盤。光鮮顆顆射毫端。偉稱年富多聞士。悟選心空及第官。智比少師堪輔世。文長潛子直非韓。浩然爲法忘身偈。破浪乘風媿苟安。